

新編五代晉史平話卷上目錄

卷之上

敬瑭割十六州賂契丹。

立永寧公主爲皇后。

卷之下

契丹遣石重貴留守。

敬瑭辭契丹主，引兵南下。

晉主敬瑭入洛陽城。

晉主徙都東京。

安重榮誘吐谷渾降晉。

桑維翰上表諫晉主。

石敬瑭改元天福，國號曰晉。

(原缺)

唐主大軍離懷州。

唐主縱火自焚死。

晉主上表朝賀契丹。

晉主欲落劉知遠兵權。

安重榮執契丹奉使。

劉知遠諫契丹不可叛。

劉知遠出鎮鄴都。

杜重威殺安重榮。

晉主敬瑭殂。

遣使詣契丹告哀。

景延廣遣喬榮還契丹。

重貴立叔母馮氏爲后。

晉主屯軍澶州。

契丹軍馬遁去。

晉主將兵解戚城圍。

晉主分道括率民財。

契丹復大舉入寇。

符彥卿擊退契丹。

安重進舉兵反。

晉主函安重榮首送契丹。

齊王重貴卽帝位。

景延廣改稱「臣」爲稱「孫」。

劉知遠增屯募兵備守。

趙延壽勸契丹伐晉。

劉知遠禽殺契丹偉王。

契丹兵圍戚城。

晉軍追擊契丹。

桑維翰再秉朝政。

晉主下詔親征。

老狐升御榻拱坐。

桑維翰遣使與契丹約和。

契丹答晉使語言忿怒。

杜威、張彥澤會合禦契丹。

契丹遣張彥澤爲先鋒。

晉主重貴降契丹。

張彥澤縱兵大掠。

契丹主牙籌計景延廣罪。

契丹主入明德門。

契丹主命殺張彥澤。

契丹主封重貴爲負義侯。

契丹下令改用中國衣冠。

契丹主監重貴還本國。

契丹求索景延廣、桑維翰。

契丹大舉入寇。

杜威降附契丹。

張彥澤斫封丘門入。

張彥澤責罵桑維翰。

張彥澤殺桑維翰。

景延廣扼吭死。

高勳訴張彥澤。

高勳剖張彥澤心祭死者。

契丹主殺犬懸羊於門。

諸藩鎮詣契丹降附。

新編五代晉史平話卷上

(原缺)

王欲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信之所以去也。漢王乃築壇一所，在褒州四十里頭，壇分三層，按天地人三才，擇日齋戒，具禮拜韓信爲上將。未拜時分，人人將謂得甚麼大將；及拜後，乃是一個出膀的韓信，一軍爲之驚怪。信爲大將後，虜魏王、豹，虜齊王、廣，下燕，平趙，立了大大的功勞。項王使武涉說韓信反漢，與楚約三分天下，封信爲王。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進言不聽，畫策不用，故棄楚歸漢。漢王授我大將軍印信，擁數萬之衆，裂齊之土地而封我爲王，南面稱孤，咱未爲不遇也。夫人深親信我，我若背之，不祥莫大焉。公幸爲我謝項王。』韓信得蕭何之薦，乃王齊，便是「成也蕭何」也。與石敬瑭尊契丹爲父，割十六州賂之，歲貢歲幣三十萬匹，契丹立之爲大晉皇帝，與韓信得蕭何之力一般。及至高祖得天下，韓王初入楚，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告信反者，謀之陳平。平教高祖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信聞天子出巡狩，必出郊迎謁，謁而禽之，特一武士之力耳。高祖用其策，果禽韓信，欲誅之。信乃歎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

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遂械繫信歸洛陽。赦信，封爲淮陰侯。信歸淮陰，快快不得志，與陳豨通謀，欲以兵襲呂后。呂后與蕭何謀，蕭何教呂后詐言已得陳豨誅殺了，當給信入賀，使武士縛信斬之，夷其三族，便是「敗也蕭何」也。與晉出帝因杜威等叛附契丹，卒爲契丹所執，死爲虜地之鬼，與韓信中蕭何之詐，身死呂后之手一般。契丹是夷狄之國，狼子野心，只可以威德懷服，不可以勢利結託也。且如唐高祖皇帝，舉兵篡隋時分，也曾聽從劉文靜之說，稱臣於突厥可汗，借突厥之兵力，以開創三百年之基業。向無太宗皇帝英武仁恕，混一天下，夙夜聽政，宵旰忘疲，用房、杜之賢相，任李靖之將才，信魏證之忠謀，聽王珪之善諫，建府立衛，如周官鄉遂之師；口分世業，似周官井田之制；限官任才，如六卿之承屬；定律令格式，除肉刑，管背，如五刑之禁暴。故能致正觀太平之治，使突厥之渠，係頸闕庭；蠻夷君長帶刀宿衛。所以能制伏了突厥桀黠變詐之情，故免末年狼狽也。石敬瑭年方十歲，隨從他爺桌，淚難出獵，在洛州教場田地裏，共着哥哥廝共走馬，見空中有一鴈孤飛。杜工部曾有一詩：

孤鴈不飲啄，

飛鳴聲念羣。

誰憐一片影，

相矢萬重雲。

望盡如猶見，

哀多如更聞。

野鴉無意緒，

啼噪……

敬瑭只因見了這孤鴈，與哥哥厮誓各放一箭，射中翼翅者爲勝。誓訖，拽起弓如滿月，放去箭似流星，恰好當那鴈左翼射中。他哥哥的一箭，射中了鴈頸上。爲此與那哥哥互爭勝負，他哥哥不伏，被敬瑭揮起手內鐵鞭一打，將當門兩齒一齊打落了。說得敬瑭不敢回家，見着父親，浪蕩走出外州去。得個婁武沒家收拾去做小厮，教敬瑭去牧羊。敬瑭在曠野中將那羊羣隨他大小的排做兩陣，喝令羊鬪。羊便以角自相觸抵，各求勝負。敬瑭做着主帥，指麾號令。一日，婁武沒出外撞見敬瑭如此嬉戲，心內頗以爲異。忽一羊爲狼所噬，敬瑭直跳上狼背上，騎着狼，救得那胡羊再活，手搏生狼，歸獻婁武沒。婁武沒見了，心中大喜道：『您有這般勇力，咱教您學習武藝，休辜負了這氣力麼？』敬瑭答云：『咱自會走馬射弓，怎麼學習？』婁武沒道：『咱却不知得您元會武藝，既是如此，我與您厮賽一交，看取誰強誰弱？』敬瑭道：『小孩兒每怎敢與大人厮試？願與您郎君共賽。』婁武沒見說，便喚他孩兒阿速魯出來，將兩疋馬，二張弓與兩個試那武藝。敬瑭將身跳上馬，拿着一張

弓，佩了一副箭；待取阿速魯打扮出來，頭戴一頂金水鍍的頭盔，身披一副銀片砌的鎖甲，握弓上馬；兩個馬如岩畔爭餐虎，人似波心搶寶龍。關不多時，只見阿速魯眼上喫敬瑭射着一箭。婁沒口中不說，心下懊悶，待要別尋個事，將這厮打死回家去，却得他的渾家一言解救，說個甚的？

啓開一點櫻桃口，

救活千尋松柏身。

那婁沒的渾家兀歹兒道：「適間咱在樓上，望着兩個比試武藝，但見那小厮頭上有一片紫雲蓋着，馬上有一條黑龍露出爪角，皆做金色，光明眩耀。這厮將來有發迹的分也。」婁沒聽得此說，與那孩兒阿速魯商量，待帶他出去打獵時分，將他殺了。兀歹兒聽得這話，密地將得黃金五兩，使敬瑭偷了好馬一疋，騎坐逃去了。却說敬瑭得這盤纏，謝了兀歹兒夫人，疾忙騎着馬奔上魏州一路，去那節使張彥帳下投軍，喚做帳前銀鎗効節都。敬瑭爲人沈厚，不好談笑。在後賀德倫統軍攻下魏州，將張彥誅殺了，收取銀鎗効節都一軍下騎士五百人歸附唐莊宗軍前爲宿衛軍。敬瑭根着莊宗名做李存勗，出入行陣間，多立了奇功，在李存審帳下充馬軍總管。因明宗名做嗣源的，在鎮州守德勝城，嗣源與張處瑋、韓正時廝殺，嗣源馬已跌倒，敬瑭跳下來將手扶嗣源上，他馬走

去；他回身將鐵槌擊死韓正時，殺虜一千餘人。李嗣源爲此愛重敬瑭，將那永寧公主嫁與敬瑭爲妻，授殿前駙馬都尉。至唐天咸二年，累功爲六軍諸衛副使。一日，根明宗出郊打圍，趕得一隻白狐，被軍卒拿與敬瑭面前，白狐或作人言道：『您休害我，他日厚報您恩德。』咱的女孩兒述律，見在朔方，有氣力。您是大唐皇帝的，他日做我的外孫，善保富貴，他時異日休得相忘。』道罷，起一陣惡風，揚沙走石，須臾間天地廓清，白狐或不知去向。敬瑭道：『這事也好作怪！』至唐興元年九月，董璋在閬州反叛，有一僧向董璋道：『大將軍名應圖讖，他日必有與王之業。』璋問曰：『怎生說這話？』僧曰：『千里重重草，玉上有文章，國號羅平地，兔子上金床，千里重重草，這「董」字也。玉上有文章，這是「璋」字也。』董璋道：『咱是辛卯生，卯肖兔，庚辛屬金，這兔子上金床，正應着小人也。』董璋決意反叛，在蜀稱帝，改年號曰羅平。唐主遣石敬瑭充天雄軍節度使，統兵去收董璋，在地名東原口下寨。董璋自將精兵二千人，對壘排陣，出陣謂敬瑭曰：『咱事大梁皇帝，唐王滅梁後，咱自入蜀回避，何事更來相攻？您會事之時，速爲退軍，若還不肯，就陣上生禽活捉，斬汝萬段，悔之無及。』敬瑭綽馬出陣，回話道：『老賊！你昔爲李家奴，掃馬糞得樹肉，感恩無窮，今爲節度使，天子何負於汝而反？』

耶？一道罷，二馬交鬪，璋伴敗，敬瑭恃勇追擊，被伏兵掩擊，敬瑭與百餘騎突陣逃去。軍回利州，路與董璋的兒子光業相遇，董光業被敬瑭活捉，檻車解送唐主軍前斬了。十一月，孟知祥攻陷黔州，唐主命石敬瑭一就統軍攻取劍州。敬瑭軍至劍門，趨劍州小地名北山，屯駐，排一個員陣。賊將趙廷隱在牙城後山田地排着方陣，李肇在河橋排個方陣。敬瑭統步軍五千人挑戰，趙廷隱選那善射的五百人在中路藏伏，按甲以待。敬瑭回歸掩擊，二馬合鬪，未經十餘合，忽起一陣狂風，飛砂走石，人馬蹂踐。敬瑭與廷隱矛稍相及，敬瑭揚旗鼓譟奮擊，伏兵大亂，自相蹂踐。敬瑭乘馬，將強弩射之，衝河橋陣上，李肇被敬瑭一箭射倒。趙廷隱潰散，與馬軍數十人逃竄。那時朝廷差着安重誨巡督征蜀諸軍，已到利州，召石敬瑭問：『征蜀已是半月，您如何不立奇功？』石敬瑭謂重誨曰：『蜀道險阻，難於進軍，所以成功較難。』重誨曰：『限一月，您要收捕董璋，如其不捷，待奏朝廷，削奪官爵。』敬瑭領命而退。才出，即得鳳翔節度朱弘昭遣書與敬瑭道：

『弘昭書奉駙馬都尉石公座下：安公近過鳳翔館於府舍，備言入蜀之由，頗有怨君之意。舉措孟浪，謀略深沉，將至行營，必奪公兵柄，豈不使將士疑駭？爲公之計，莫若奏聞朝廷，器

激軍變，乞早徵還。則公之用兵，可無中制之患。不然，意向矛盾，動爲安公掣肘，非公之利也。辱愛之厚，用陳此忱，幸明公留意！

石敬瑭得朱弘昭書，覷了一過，轉生疑懼，卽日統所部軍遁歸西川。兵追至利州，不及而還。長興三年，秦王從榮喜爲詩文，每日聚會浮薄輕險之士，相與戲謔，頗自矜誇誇大，一時在朝大臣，如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等，皆被秦王輕侮。石敬瑭妻永寧公主，與秦王是同爺異母的兄弟，素相憎惡。敬瑭亦不欲在朝做六軍諸衛副使，待尋個在外的差遣，回避那秦王。恰遇契丹舉兵入寇，唐主命羣臣簡擇河東帥統兵防禦。那時延光、延壽奏道：『今帥臣可任者，獨有那石敬瑭，康義誠可以應選。』會諸大臣趣議差河東帥臣勾當，延光、延壽待奏薦康義誠；石敬瑭亦願外補，有樞密直學士李崧奏曰：『河東重鎮，非石太尉素有威望者不可。』朝廷遂差石敬瑭充河東節度使。敬瑭至晉陽，將軍事盡委部將都押衙劉知遠，督藏事委軍司馬周瓌。蔚州刺史張彥超，舊與石敬瑭有仇隙，聽得石敬瑭爲節度，彥超嘆曰：『怎生屈節事仇人乎？』遂舉蔚州降契丹。契丹聞得石敬瑭統軍到鎮，遣使來通和，在晉陽城外殺馬取血結盟而去。唐閔帝應順元年二月，朱弘昭在朝，不喜石敬瑭久

在太原，徒石敬瑭做成德節度使。那時潞王從珂亦准朝命，徙鎮河東。潞王內懷疑懼，在鳳翔舉兵謀反，軍至陝國鄉，諸將及康義誠等皆詣潞王軍前投降。唐閔帝奔魏州趨避。四月，閔帝至衛州東數里，石敬瑭方統兵入朝，恰與閔帝相遇。閔帝大喜，敬瑭兵到，獨召石敬瑭問計，託以興復之事。敬瑭聽得康義誠從潞王叛，低頭長嘆數聲，往見衛州刺史王弘贇，問之。弘贇曰：『往時天子播遷在外，當有將相、侍衛、府庫、法物四件根隨一處來，使臣民有所瞻仰。今獨有五十騎自隨，是可疑也。』敬瑭將那弘贇說的話，問弓箭庫使沙守榮，奔洪進兩人道：『今天子獨與數騎擁從至此，縱咱有忠義之心，何以辦事？』洪進厲聲責敬瑭曰：『明公爲明宗皇帝愛婿，無事時共享富貴，有事之時憂患不相恤。今天子蒙塵在外，公合戮力討賊，共圖興復，乃遷延不進，反以無將相、侍衛、府庫、法物四事爲疑，是欲附賊賣天子也。』抽出佩刀待刺殺敬瑭，賴得親軍陳暉力救得免。守榮被敬瑭一箭射死。洪進亦舉刀自刎死。敬瑭麾下牙內指揮使劉知遠統軍盡入，將唐主左右從騎盡行屠殺，獨捨置閔帝而去。石敬瑭遂趨洛陽。唐主慰勞存問，寵賚頗厚。初，敬瑭與唐主比肩事明宗，皆以勇力善鬪聞於一時，然兩人素不相下。敬瑭之入洛陽，非其本心。旣已入朝，未敢自請還鎮。那時敬瑭

方病，經旬日，服藥皆不見效，請得陰陽人房衍來占六壬課，得一個課，名做天皇課。房衍道：「這課主人心下憂疑，宜命道士告斗禳度。」乃請個道士張守一來軍中，行符呪水，爲敬瑭拜章告斗。中夜後，張守一拜章已罷，忽報應道：「此病無妨，但利進動，不可守常。」守一到得紫微宮，親見星君，判下四句云：那四句道甚麼？

借問和尚過河無？

河南拱手待姑夫；

引得姑夫到中國；

嬪妃卿相作戎奴。

石敬瑭見張守一說了這四句，心下自曉得這意義了，那病忽然甦醒，如風行雲捲，日出冰消。太后及魏國公主，屢爲敬瑭請命於唐主，奈緣鳳翔諸將佐，皆勸唐主留了敬瑭，不可使之還鎮；惟韓昭胤、李專美爲唐主道：「趙延壽在汴，不須猜忌敬瑭。」唐主見敬瑭羸瘦，不以爲疑，遂宣授石敬瑭復爲河東節度使。敬瑭既得還鎮，常思爲全身之計。唐主好採訪外事，令翰林學士李崧、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知制誥呂琦等，更迭到中興殿直宿，或與語至夜半不寢。那時敬瑭有兩個兒子做內使，將貨賄賂太后左右人，探伺密謀，朝廷的事，動息皆知之。敬瑭在鎮嘗稱疾，每謂病體羸瘠，不堪爲帥，

冀望朝廷不生猜忌的意想。那時契丹屢舉兵在北邊寇掠，敬瑭懇求朝廷求添兵運糧。唐主詔借河東菽粟，仍令鎮州輸絹五萬匹，赴北兵總管府軍前交納；又遣鎮、冀二州出車一千五百乘，就代運糧應副諸軍食用。是時，民困於水旱饑荒，敬瑭督趣嚴急，山東百姓往往流離外郡矣。敬瑭自率大軍在忻州下營，朝廷遣使者賀詔撫諭，宣賜諸軍夏衣，軍士歡呼萬歲，敬瑭不得已，亦降塔望北關大呼萬歲，幕屬段希堯請敬瑭誅爲首唱萬歲的，立命劉知遠窮究得三十六人，卽時赴軍前處斬，以徇諸軍。唐主聽得這事，轉生疑惑。清泰三年正月初六日，唐主聖節，號做千春節，置酒內殿，眞是「筵中珠履三千客，座上金釵十二行。」宴罷，晉國長公主舉觴稱壽了，當云：『妾啓奏皇帝陛下，欲辭歸晉陽，未敢擅便，取自聖旨。』唐主醉酣，笑答之曰：『公主怎不且留此中，匆匆謀歸，待與石郎同反耶？』石敬瑭二子遞這言語，報與父親，轉生猜忌，將其私財帑藏留洛陽諸道者，盡數收拾歸晉陽，聲言軍需不足，轉輸私財，收給用度。朝廷料其有歹意，唐主日夕以爲憂，夜與近臣從容論事，因曰：『石郎與朕，自是至親，本無異志；但流言不已，恐彼自不安，萬一失歡，將如何救解？』皆不敢對。朝退，李崧私與呂琦謀曰：『我等受恩深厚，豈得不關念慮？計將安出？』琦曰：『石郎若有

歹心，必結契丹爲援。契丹爲求剋刺等，屢請和親，今朝廷誠能縱剋刺等歸契丹，約以歲納禮幣十萬緡，彼貪此厚利，彼驕然從和。如此，則河東勢孤，雖欲跋扈，無能爲矣。」崧曰：「此上計也。但有一着，每歲捐十萬緡錢，不是細事，亦須與張相好生商量，然後開奏。」遂同去見張延朗，把二人謀議的事，從頭說了一遍。延朗喜曰：「學士之計得之矣。若朝廷聽從，不但可以制伏河東，銷未然之變，亦可省邊庭調度之費。學士管教開奏，若財穀之事，老夫自當措辦。」一日，李崧、呂琦就內殿密奏其計。唐主聞之，大以爲喜，轉以其策咨問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夷狄，國之辱也。誰爲陛下畫此謀？倘戎情無厭，他日求尙公主，如單于求要昭君之事，將何以拒之？」唐主急命名崧、琦等，責之曰：「朕一女尙乳臭，卿等使朕屈身以事戎狄，將欲使棄吾女於沙漠之地耶？」二人愧謝。唐主曰：「有敢倡和戎之議者，以軍法從事。」次日，卽出呂琦爲御史中丞，石敬瑭在河東，欲覬朝廷意向，累表乞解兵柄，朝廷不允所奏，又稱病上表。表文云：

『河東節度使臣石敬瑭，叨被國恩，濫充戚黨，以國家之盛衰，係一身之休戚。受命驅馳以來，粉骨未知報效。近因入侍，櫛風沐雨，病勢日增，弱不勝衣，尙羸愈甚，欲乞聖慈憐臣疲病，筋力』

已衰，與解兵柄，付一小壘，容臣養病調理。倘延大馬餘生，則未死之年，無非報朝廷忠陛下之日也。謹具表奏聞，伏取進止！」

唐主得表，覽所奏，與執政大臣謀議，欲從敬瑄所奏，移鎮鄆州。李崧、呂琦等力諫，以爲不可。允所請。是時，薛文遇獨在樞密院直宿，唐主召文遇與之商議。文遇奏曰：「以臣觀之，河東素有歹志，移鎮固反，不移亦反，不若先事圖之。」唐主喜曰：「朕聞卿言，吾意決矣。今年司天臺奏，今年當得賢佐出奇謀，定天下，卿當之。」卽日寫着除目，付學士院，降制徙石敬瑄爲天平節度使，制下，朝臣相顧駭愕。使張敬達做西北都部署，趣敬瑄往鄆州。石敬瑄與將佐謀曰：「咱再來河東，主上面許，更不除人替代。今有移鎮之命，是與千春節向公主說的話也。我豈能束手死在道路乎？今且再發表稱病，以覘主上意向。若其寬我鄆州之行，則盡節事之；若有意加兵於我，則改圖以應之。」段希堯、趙瑩等力沮其計。惟劉知遠挺身向前，長跪而言曰：「教明公赴鄆州者，是欲殺公於機穽也。明公久在兵間，素得士卒心，今從河東形勝之地，甲兵不是寡少，糧食不是虛竭，士馬不是疲弊，若據險稱兵，遠近響應，傳檄諸鎮，帝業可成；奈何聽命於一紙之制書，自投身於虎狼之口乎？」敬瑄曰：「公

之言是也。顧計將何先？桑維翰曰：『明公入朝，主上聽公還鎮，以河東授公，此殆天意假公以興王之基也。明公爲明宗之愛婿，主上以庶孽奪天位，今以反逆疑公，豈空言可以首謝？但爲自全之計，則可免禍。吾聞契丹主與明宗約做兄弟之國，緩急相救援。明公忱能推赤心，屈節以事契丹，朝呼夕至，顧何求不獲，何向不克哉？』敬瑄謝之曰：『策甚善。』乃令維翰寫表奏：

『臣敬瑄謹言。古者帝王之治天下也，立儲以長，傳位以嫡，此古今不可易之法也。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之亂者數十年。秦始皇不早立儲君，殺扶蘇，立胡亥，卒以自墟其國。唐之天下，明宗之天下也。明宗皇帝，金戈鐵馬之所經營，麥飯豆粥之所收拾，提三尺劍從馬上得天下，厥功亦不細矣。近者，宮車晏駕，主上以庶孽之子，入承大統。天下忠義之士，聞者皆爲扼腕。區區臣愚，欲望陛下退處藩邸，傳位許王，有以慰明宗皇帝在天之靈，有以服天下忠臣義士之志。不然，同與問罪之師，少正篡位之罰，徒使血汚闕庭，生靈塗炭，彼時悔之亦噬臍矣。冒昧奏言，伏候勅旨！』

唐主見表文辭語蹇傲，裂破其表，擲之於地，罵道：『堅子欲稱兵向宮闕耶？』即手詔答之，詔曰：

『卿於鄂王，固非疎遠，衛州之事，卿實負之。傳位許王，何人肯信？卿往鎮鄆州，毋得翺翔不進。故茲詔答，卿宜悉之。』

唐主降制，削石敬瑭官爵。雄義指揮使安元信，帥部下兵奔晉陽，歸附敬瑭。敬瑭謂元信曰：『強莫強於朝廷，弱莫弱於晉陽。公何所見捨強而就弱耶？』元信曰：『元信不會觀星知氣，但以天下之事勢決之，以人事之情理卜之，以定趨向耳。』敬瑭曰：『子姑言之。』元信曰：『帝王之所以統御天下者，莫重於信與義。今主上與令公至親且貴，尙待之以不信，况其他疎賤之小人乎？無信與義，何以爲人？其敗可翹足而待也，何強之有？』敬瑭聽元信的話，大悅，悉以軍事委之。振武巡檢使安重榮亦帥馬步軍五百人來奔晉陽。秋七月，敬瑭子弟之在京都者凡四子，朝廷盡收捕殺之。敬瑭聽得朝廷恁地處置，遂東向大慟曰：『臣受明宗皇帝如天福蔭，今主上昏愚，聽信讒邪，將臣四子一日屠之，臣不改圖，死無葬所矣。臣非敢負明宗，願今上激臣之叛耳。皇天后土，實聞此言。』明日，大會諸將佐，辦個茶飯飲宴，共議舉兵的勾當。即令掌書記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請假兵赴援，且約以父禮事之。約事濟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賂之。劉知遠聽得這話，力爭曰：

『稱臣可矣，稱子事父，其禮太過；厚許歲幣可矣，許割土田，所賂太厚。乘快許之，雖足得其氣力，然他日反爲中國之患，不無生受麼？』敬瑭曰：『但依咱說的寫去。』表文曰：

『臣石敬瑭表奏契丹大國可汗。臣唐室之愛婿，切惟明宗皇帝與大國約爲兄弟，非一日矣。荆馬之誓，歃血之盟，緩急相援，憂患相卹，兩國信義，誓不食言。今潞王從珂廢主自立，臣欲舉兵興問罪之師，顧兵單力寡，恐不足以辦大事。願執子禮，父事可汗，願借精兵，共濟斯役。事捷之日，願割盧龍一道，及瀋門關北土地以爲謝。冒昧表聞，伏候報可。』

表至，契丹主大喜，復書道：

『契丹可汗德光致書於元帥石公，得卿所奏，備見忠忱。追念明宗兄弟之情，敢不聞命。除已關報諸部落糾集軍馬外，候在秋高馬肥，棗子紅時候，傾國赴援。幸持重自守，以俟援兵之來，使回不多祝。』

八月，唐主遣張敬爲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討石敬瑭。張敬達軍到晉陽，以爲攻城計。石敬瑭以劉知遠爲馬步都指揮使，知遠收撫降附，用法無私，由是人皆爲用。敬瑭身擐甲冑，登城坐臥矢石之

下知遠謂敬瑭曰：『咱觀敬達無它奇策，不足畏也。願令公多遣間諜，經略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力足以當之。』唐主聽得契丹許敬瑭以秋高赴援，催趣敬達急攻。奈天時風雨，長圍爲水潦所浸，竟不能就。而知遠不時遣輕兵抄掠，敬達無以制之。九月，契丹德光將馬軍五萬，自武陽谷至晉陽，就地名虎北口下寨。先遣使謂敬瑭曰：『契丹可汗傳示元帥：大軍已到，吾欲今日卽破賊，您但傍觀可也。』敬瑭遣使馳赴契丹軍營，報曰：『勞頓爺爺親帥大軍來到，畧備些犒軍物件赴軍前投納。』寫着咨目道：

犒軍錢二十萬緡

酒一百醕

羊三百口

牛二百頭

使者傳命道：『孩兒石敬瑭謹奉獻爺爺契丹可汗軍前，爲犒設用度，伏望笑覽。但南軍甚厚，請俟明日決戰如何？』使者未到時分，契丹軍與唐騎高行周、符彥卿合戰。劉知遠亦出兵助其進擊。那時，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等，帥步軍在城西北山下寨。契丹遣輕騎三千人，不披甲冑，直犯北山陣。唐兵追擊，奔至汾曲，契丹鳴鼓大噪，伏兵四起，衝唐兵斷爲兩陣。契丹與劉知遠合兵進攻，唐軍大敗，死者近萬人。張敬達收召餘衆，退保晉安。契丹帥兵歸虎北口。敬瑭得唐降軍千餘人，盡行屠殺。

是夕，敬瑭出見契丹主，問曰：『皇帝跋涉遠來，士馬疲倦，卒與唐戰而大捷何耶？』契丹主曰：『始吾之來，料唐兵必斷鴈門諸路，伏兵於險要之地，則不可得而進矣。使人馳驛偵視，皆無伏兵，所以長驅而來，知大事必濟也。我軍方來，氣勢方銳，若不乘機進擊，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敬瑭嘆伏，引兵圍晉安寨。契丹就晉安之南置營，長百餘里，厚五十里，軍中多設鈴索及吠犬，外人跬步不能過。張敬達士卒獨有五萬人，馬尙有一萬餘疋，顧瞻契丹大軍營壘，爲之破膽，遣使入朝告急。唐主大懼，遣符彥超統軍屯河陽，詔天雄節度使 范延光、盧龍節度使 趙德鈞、耀州節度使 潘環，共帥所部兵救晉安。下詔親征，詔曰：

『朕藉祖宗之靈，纂承大統，賊臣石敬瑭，憑恃戚畹之親，誘致契丹，大舉入寇，搖蕩我邊鄙，屠害我生靈。朕將帥諸路兵馬親征，咨爾臣民，各一乃心力，弘濟小子於多艱，則予於汝多士有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是時雍王 重美諫曰：『陛下目疾未平，未可遠涉風沙，臨犯矢石，臣雖童稚，願代陛下北行。』唐主心下正怕北征，聽得雍王這說，大悅。張延朗、劉延皓等，從與唐主親征，唐主不得已離洛陽。盧文紀

曰：『河南國家之根本，胡兵條然而來，忽然而往，不能久留。晉安長圍甚固，況有三路援兵策應，計無難破之兵。且河陽天下津要之地，且乞車駕留此，鎮撫南北，姑遣沂臣督戰，苟兵圍未解，然後進師，亦未爲晚。』唐主問曰：『近臣中誰可北行者？卿等但言之。』張延朗與和凝等曰：『趙延壽的父親趙德鈞，帥盧龍兵馬來赴援，宜遣延壽會之，必能集事。』乃遣趙延壽帥兵二萬往潞州策應。唐主至懷州，朝夕以晉安爲憂，出黃榜募有奇謀異策之士，聽條具詣行在所奏聞，待采用，陞擢官賞。明日，有那吏部侍郎龍敏，趨行朝，現帝有事聞奏，百官班定，越班而出，執笏跪奏道：

『臣龍敏奏聞皇帝陛下，臣切觀契丹德光，傾國入寇，內固空虛，爲今之計，莫若擣其虛，且立季贊華做契丹主，發天雄、盧龍兩鎮分兵護送，自幽州取道直趨西樓，朝廷明明露檄，宣布中外，契丹主必反顧巢穴，無暇久留屯於晉安，俟其回軍，選募驍勇將士，帥精銳之兵邀擊之，此亦解圍之上策也。事勢危急至此，不可捐遜以拯溺也。惟陛下留神！吏部侍郎臣龍敏表。』

唐主覽龍敏所奏，心中豁然大喜，執政大臣爭持議論，恐其無成，沮撓百端，不從所請。唐主日夕憂慮，它無計謀，惟酣飲悲歌而已。羣臣有勸唐主北行者，唐主曰：『卿勿說石郎的事，聽得使咱每心

膽墮地。」唐主曰：「謂大臣曰：『契丹之圍不解，敬瑭之難未除，咱與卿等宜喚集僧道，就寺觀作些好事，以回天意。』」呂琦奏曰：「爲今之計，須簡軍旅，募智勇以退敵，爲此不切之務，豈不詭笑遠近臣民乎？」盧文紀希望風旨曰：「此禳禳之法也。您豈不見觀音經有云：『我若向刀山，刀尋段段斷。』北斗經有云：『家有北斗經，兵難永不起。』一心做好事以回天心，未爲失計。天意既回，然後藉民爲軍，悉力以拒契丹，則百姓各自以保護生聚爲心，人自爲戰，契丹雖強，不足畏也。」唐主曰：「文紀之言忠矣。」乃酌卮酒以賞之。卽出文移喚集寺觀僧道，日夕鳴鐘擊鼓，焚香誦經，祝禱兵禍。唐主親自臨拜，又出榜募民兵，榜怎道？

「大唐皇帝親征契丹，收勦敬瑭叛賊，大軍已次懷州。廷臣奏請乞募民兵，藉民馬以爲義軍，應副防禦勾當。奏過，欽奉聖旨，大括天下將吏及百姓每有馬的，盡數拘收。民間每上戶出壯丁一人，自備鎧甲器仗，喚做義軍，就數內擇有氣力的大戶充頭目，自行管領。限在十一月十五日以前，到軍前聽候調遣。」

詔下，得馬二千三百三十六疋，壯丁五千八百八十一人，撥隸范延光軍下調發。十一月，唐主使趙

德鈞做行營都統，命自地名飛狐，去躍契丹軍後，鈔掠部曲。怎知道趙德鈞自有反叛的心，要乘亂圖取中原，却統馬軍從土門路投西去，奏請合澤潞兵並進。那時范延光受詔，將帶軍馬留屯遼州。德鈞又請與魏博軍合戰。延光知得德鈞已有歹心，表奏於朝，稱道：魏博軍已入賊境，怎可南行數百里與德鈞合兵？德鈞本意要併了范延光的一軍，逗留不進，被延光恁地奏過，唐主不允所請，却統兵去西陽與趙延壽合兵投北去，在那團柏谷口下營，已經月餘，接兵不動。契丹主在柳林下營，其輜重老弱的軍，皆在虎北口。纔到日晚，各各結束行裝，待作遁走之計。趙德鈞欲借契丹勢援，圖取中國，篡奪唐主帝位。德鈞久蓄歹心，未敢發露，累表奏唐主，要爲那孩兒趙延壽求成德節度使。唐主覽他表奏，將謂是趙德鈞已破契丹奏捷，喜見顏色，及見他奏請，却只是爲兒子求節鉞，乃大怒曰：『趙德鈞統諸路兵馬，防禦契丹，去已多時，做得甚麼功勞？便爲兒子求討節度使的名分？若他們父子能却契丹，便要禪代我位，咱亦甘心。若只玩寇邀君，第恐大勢不能自立，如獵者防虞不密，犬與走兔俱斃，使得節使又怎生自活？』德鈞因此懷嫌，密遣兒子延福齎持黃金三百兩，緞五百疋，前去賂契丹德光，稱是犒軍禮數。契丹主接了金帛，問道：『元帥有甚言語？』趙延福道：『孩

兒每臨行時，大人說傳示契丹皇帝道：大軍遠來跋涉風沙不易，今唐主出奔懷州，稱道親征，其實回避大國兵馬也。大人見擁重兵，與大國兵馬對壘，倘若皇帝肯立大人做著皇帝，爲中原之主，大人便將部下軍馬，南平洛陽，與契丹約做兄弟之國，把那河東割與石郎自管。若如此，則兩下休兵，免使生靈荼毒，顧不趁歟？契丹主聽得這說道：『您且安心，待咱思忖則個。』契丹主自悔深入唐境，晉安之營未下，趙德鈞兵馬尙強，又有范延光將兵在其東，又怕山北諸州出兵，邀其歸路而擊之，莫若多得歲幣，成約而歸，一則不損折了人馬，一則歲歲多得金帛子女之屬，將欲從趙延福所請。敬瑭聞之不自安，疾忙使桑維翰來使契丹軍中。契丹見維翰至，問：『學士來此，有何言語？』維翰跪告契丹曰：『趙德鈞父子，久有歹心，不是個有信義的人。其所將之兵，皆是臨期驅逼市人，收藉脆弱之夫，聞戰自潰，不足畏懼。皇帝不可信從趙延福誕妄說謊，貪取涓滴之微利，而自棄丘山之大功乎？若使晉陽石郎得做皇帝，將竭盡中國事力事大國，歲時修貢如子事父，又豈若德鈞兄弟之約乎？』德光曰：『咱不是背盟，蓋兵家用權變處事，待來使姑得持兩可的話也。』維翰曰：『皇帝傾國來救敬瑭之急，四海之人，皆服皇帝信義，奈何一旦因小人的讒間，遽變前約，使大義不終，臣

竊爲皇帝不取也。」自旦至暮，跪於帳前，涕泣奏請。契丹主乃召趙延福至帳前，指帳前石謂之曰：「咱們已許石郎做皇帝，盟誓已堅，待這個石頭爛了，則可變約矣。您爲咱傳示趙元帥，他若會事之時，且退兵觀覲，待石郎做皇帝後，把一兩鎮歸他做主。如不信從，當以鞍馬弓刀相見，未晚也。」契丹主一日召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成大功，觀汝器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您做皇帝，您可早慰中國臣民之望。」敬瑭跪謝曰：「孩兒每不能了事，勞頓大人遠來赴接，欲藉皇帝威靈，扶持大唐社稷。若舍棄明宗的恩義，自立爲帝，人謂我何？」遜謝再三。契丹主曰：「先立您做天子，則臣民有主，却圖進取未遲。」敬瑭乃從之。契丹主命作策書，怎道？

「契丹皇帝誕膺天命，奄有朔方，痛念中原無主，四海罹兵戈之苦，百姓遭荼毒之災，親提大軍來赴急援。竊見石敬瑭以明宗之愛婿，擁節度之重權，人望所歸，天心攸屬，議立石敬瑭爲大晉皇帝，卽位於晉陽，定國號曰晉，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契丹主既作冊命，自解衣冠授與石敬瑭，就晉陽城南築個三層壇，敬瑭就壇上卽位，諸軍皆山呼萬歲稱賀。石敬瑭舉觴與契丹壽，跪曰：「孩兒們今日遭遇聖恩，推戴爲天子，全藉皇帝福蔭，請割

十六州土地爲皇帝謝。』那十六州，是甚州府？

幽州

薊州

瀛州

冀州

涿州

檀州

順孫

新州

嬀州

儒州

武州

雲州

應州

寰州

朔州

蔚州

卽日召大臣趙瑩、桑維翰等，寫着個文字，撥取以上十六州，請契丹主差人前去交割。又寫着個每歲貢約歲幣三十萬匹的合同文字，赴契丹主帳前交納。改唐長興七年喚做天福元年，票晉朝正朔，創立朝廷，其法制皆遵用明宗皇帝舊典。宣授趙瑩做翰林學士承旨，宣授桑維翰做翰林學士權知樞密使事。宣劉知遠做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宣景延廣做步軍都指揮使。立晉國長公主爲皇后。冊文曰：

『大晉皇帝誕受上天明帝，晉承烈祖丕基，頃拜命於朔庭，俾宅尊於中夏。咨爾皇后晉國公主，膺明宗之顯命，作嬀予家，頃國難未平，夙夜敬順，助予一人，鷄唱儆戒之道。朕甫登大寶，均拜洪休，宜崇位號，儀刑宮庭。立晉國長公主爲皇后，爾惟奉若天道，表正中宮，美關雎之風，修彤史之行，無忝我明宗之休命。』

晉王卽位，立后已定，卽日宣趙瑩做左相，桑維翰做右相，兼同平章事。晉王乃命庫使籍晉陽府庫，得錢三十萬緡，絹五千元，金銀各三千兩，盡數輸送契丹主帳前犒軍。軍中歡聲如雷。近來有詠史一詩，道是：

底事疑心惱石郎，

甘臣胡虜滅天常。

路王未返懷州駕，

無奈天心屬晉陽。

新編五代晉史平話卷下

詩曰：

細閱青編論是非，

石郎舉事不知幾；

一朝反噬無遺孽，

堪笑妖狐假虎威。

晉主卽位，處置已定，欲從契丹主引兵南下。晉主謂契丹主曰：『河東形勝之地，須留一子守着。』契丹主曰：『您出諸子來，咱自擇一人。』晉主的兒敬儒早喪，有一子名做重貴，晉主養以爲己子，形貌狀晉主而短小。契丹主指重貴曰：『此大目者可也。』乃命重貴做北京留守。晉主與契丹主諸軍進屯團柏田地，使契丹將高謨翰做先鋒，唐軍迎戰。趙德鈞和趙延壽先逃走了，唐軍不戰自潰，殺死萬餘人。劉延朗走至懷州，唐主始知晉主卽位。楊光遠殺了張敬達，降附契丹。朝臣懼，不知所向。唐主召李崧議事。薛文遇不知事由，亦到行朝。唐主大怒。李崧私躡文遇足，令他出去。唐主曰：『我見此等頭口，使咱肉顫，幾欲抽刀刺殺之，亦不足以泄我這憤怒也。他自謂天生賢佐，出奇謀，定天下，誤咱每至此，有何面目來見我耶？』崧跪曰：『文遇小人，淺謀誤國。陛下親手刺之，轉彰

其醜。因勸唐主曰：『今日之事，不利進攻，只宜退守。何似整駕南還，別圖興復？』唐主卽擇日起發，懷州居民，競攜老幼，逃竄山林，監門者請嚴刑禁止，雍王重美曰：『國家多事，未能爲百姓做主，又禁他避死求生，徒增百姓之怨，不若聽其自便。』乃出令任從逃竄。唐主擇定十二月初五日離懷州，命諸將分守了南北城，却說晉主與契丹主統軍到潞州，趙德鈞父子在高河地面，備辦拜見禮數，迎謁契丹主，詣軍前面縛投拜，被契丹喝令鎖着，差人管押歸契丹國去也。德鈞父子到得契丹國，見述律太后，太后問道：『汝旣做唐帥，近者又往太原是怎生？』德鈞跪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了指天曰：『您從吾兒求做天子，何得說？』又自指着心曰：『這裏不可欺也。吾兒將行，咱戒之曰：『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急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您旣要做天子，怎不用兵擊退吾兒？就唐主陰圖禪位，亦未爲晚。您爲唐臣，負其主爲不忠，乘時邀利爲不義，不忠不義，何所容身於天地之間？』令左右將去剝取皮來，將付軍中蒙鼓，命其子趙延壽與張礪爲翰林學士，晉主將離上黨，契丹主舉酒與晉主曰：『咱若引兵南下，河南之人，必大擾動。您自引漢兵南下，咱令太相溫帥馬軍五千人，送您到河梁田地，咱且留此，俟您音問。若有急，則下山救您。若洛陽大事已定，則咱自北

去。」晉主道：「藉皇帝福蔭，以有今日之功。」約以他時修朝貢以謝，道罷泣下。契丹主曰：「世世子孫，休得相忘。如劉知遠、趙瑩、桑維翰，這三個皆是創業功臣，苟無大故，不得棄絕也。」唐主聞南兵大下，復歸洛陽。晉主至河陽，長從簡已具舟楫迎降。唐主欲復過河陽，晉主怕唐主西奔，使契丹馬軍千餘人據守澠池。唐主知大勢傾亡，計無從出，唐主從珂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宋審虔等，攜傳國璽同上玄武樓，使軍士縱火將樓焚燒，引皇后併欲將洛陽宮室一齊燒却，有雍王重美勸曰：「新天子且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勞民力營繕，死而遺怨，將焉用之？」遂不果焚。是日晚，晉主入洛陽，唐軍皆解甲待罪。晉主謂劉知遠曰：「您部署京城，分漢軍使歸營宿頓，契丹主館待於天宮寺城中。」肅然無敢犯令。追廢唐主從珂爲庶人，以馮道同平章事。范延光聚卒繕兵，將謀作亂，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乃資用富饒之所。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去魏不過十驛田地，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迅雷不及掩耳也。」託以洛陽漕運有闕，東巡汴州。天福二年七月，白奉進在滑州，軍士有夜掠者，捕獲五人，將三人隸奉進，二人隸符彥饒。奉進將三人斬之，彥饒怒。明日，奉進詣彥饒軍謝過，彥饒怒曰：「軍中各有部分，奈何無客主之禮？」奉進謝曰：「軍士犯法，何

分彼我。我已謝公，公怒不已，怎個要與范延光同反麼？拂衣而起。彥饒命甲士擒奉進殺之。那時奉國左廂指揮使馬萬，帥部兵欲從彥饒叛亂，有那右廂指揮使盧順密帥部兵出營，厲聲謂萬曰：『符公擅殺白公，必與魏城通謀。此去行宮才二百里，奈何不思報國？乃欲助亂自求族滅乎？今日當共擒符彥饒送與天子立大功。軍士斃命者賞，違命者誅。』馬萬不得已，執符彥饒送大梁斬之。楊光遠麾下軍卒欲推楊光遠爲主，光遠呼軍卒責之曰：『天子怎是你等販弄的物？晉陽之降，實出窮迫。今若推戴咱每爲主，是教咱做反賊也。相尋去討誅夷之罪何邪？』衆卒遂不復敢言。晉主盡以掌軍事委劉知遠。知遠御下甚嚴，乃設爲利禁，下令後有軍卒盜人紙錢一撲，被擒，知遠曰：『軍卒犯令，請行軍法。』喝左右將去推轉了來，左右曰：『所犯者輕，請宥其罪。』知遠曰：『吾誅其情，犯令必誅，不計其值，雖一錢亦不恕之也。』竟押出斬之，衆皆畏服。十二月，契丹主還國，改元會同，國號大遼，公卿百官皆倣中國之制，仍參用中國人，授趙延壽做樞密使。天福三年二月，大赦天下。張允上疏駁論：

『右散騎常侍臣張允，切謂帝王遇天災多肆赦宥，謂之修德。借有二人坐獄遇赦，則曲者幸

免，直者銜冤，冤氣升聞，乃所以致災，非所以弭災也。願陛下謹之慎之，無輕放赦，則下無僥冀之心，適足爲省刑之一端也。」

唐主覽疏大喜，下詔褒之。七月，作受命之寶，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爲文。八月，晉主上尊號於契丹主，及述律太后。差左僕射馮道、劉昫兩人做冊禮使，奉表稱臣。表文曰：

『臣大晉石敬瑭，謹奉表朝賀於父皇皇帝。契丹可汗陛下，臣叨辱聖恩，義同父子，曩在上黨，拜別慈光，首末三載，顧瞻闕下，豈勝馳情。切謂聖武英明，太上皇帝尊太后號徽明柔裕，太上皇后，仍輸送金帛三十萬匹兩，隨表以獻，伏取聖旨。天福三年七月初五日，大晉皇帝臣石敬瑭表。』

契丹主覽表大喜，下詔慰答：

『覽您所奏，甚慰老懷。今後遣使，不須上表稱臣，只作書稱兒皇帝致書於父皇皇帝殿下，如家人禮足矣。善撫中夏臣民，永承天休，予亦與爾有無窮之聞。』

契丹主寫着了詔，專遣報聘使，同使者回大梁。晉主館使者於宣德殿，卽就別殿拜受詔勅。初，契丹

主割得幽州，喚做南京，使唐降將趙思溫做留守。思溫的孩兒趙延照在晉做鄆州刺史。思溫知契丹動息，背地令人與延照言，契丹終變，乞以幽州內附。晉主畏契丹不敢受。九月，楊光遠統軍攻廣，晉主怕師老民困，遣內職朱憲入城，說誘范延光曰：『若舉兵來附，當以大鎮相處。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吾無以享國。』范延光見朱憲恁地說，舉手加額曰：『主上重信義，許以不死，則吾不死矣。』乃撤去守備。至是月，遣牙將奉表待罪，詔赦之。降制授范延光爲天平節度使，仍賜鐵券，將佐除授防團刺史以下，牙兵升爲侍衛親軍。楊光遠爲天雄節度使。十月，契丹主加晉主尊號。晉主拜受其詔，待奉使寵賜甚厚。晉主改汴州爲開封府，號東京，以其地乃舟車所會去處，漕運尤便，故徙都東京。遣王權充契丹報謝使。權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向窮廬屈膝耶？』上表以老疾辭。晉主怒，勒停其官。那時，方鎮有楊光遠最爲跋扈難制，晉主召桑維翰分其權。維翰曰：『宜分天雄兵柄，則可制矣。』乃加光遠爲西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光遠緣此怨望朝廷，背後遣使厚賂契丹主，養部曲千餘人，有反叛異心。晉主建鄴都於廣晉府，置彰德於相州，將澶、衛二州隸之；置永清於貝州，將博、冀二州隸之。澶州舊治在頓丘，晉主恐契丹爲後世之患，遣劉繼勳徙澶州城，跨德勝

津，以高行周爲鄴都留守，王延胤做彰德節度使，王周爲永清節度使，欲以陰制契丹也。天福四年三月，加劉知遠、杜重威同平章事。知遠謂重威起自外戚，無大功，耻與同制，杜門不受。晉主大怒，謂趙瑩曰：『知遠堅拒制命，朕欲落他軍權，使歸私第，怎生是得？』瑩拜請曰：『陛下昔在晉陽，兵不過五千人，爲唐軍十萬所攻，危如累卵，設非知遠心如金石，怎成大業？奈何以小過棄之？竊恐此語外聞，非所以彰人君之大度也。』晉主怒解，遣和凝詣知遠第諭旨。知遠惶恐受命。天福五年二月，北都留守安彥威入朝，晉主曰：『朕所重者信與義，昔契丹以義救我，我今以信報之。聞契丹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奉承，深稱朕意。』彥威對曰：『陛下以生靈之故，猶卑辭厚幣以事之，臣何屈節之有？』晉主大悅。七月，西京留守范延光請歸河陽私第，朝廷許之。楊光遠奏道：『延光叛臣，恐其逃入敵國，請朝廷除之。』朝廷勅延光居西京。光遠使承貴帥甲士圍延光第，逼令自殺。延光曰：『天子賜咱鐵券，您父子何得如此相逼？』承貴將白刃驅逼延光擠於河，詭奏延光赴水死。朝廷雖知其冤，怕光遠之強，不敢詰問。會楊光遠入朝，授光遠爲平盧節度使。天福六年正月，吐谷渾從晉割鴈門後部屬契丹，不禁契丹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至是以部落千餘帳來歸。

契丹主大怒，遣使責讓晉。晉主遣人逐吐谷渾歸故土。初，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恥臣契丹，見契丹使者，必箕踞罵詈，或密地遣人殺之。契丹以此責讓於晉。晉主爲之遜謝。六月，安重榮執契丹奉使拽刺，乃使輕騎掠幽州南境，上表稱道：『今有吐谷渾兩突厥渾契苾沙陀等，各率部衆歸附，党項等亦將契丹告牒來納，皆言爲契丹侵暴，願各帥十萬衆，與晉會合共擊契丹。』又爲書遣朝貴，及移文藩鎮，謂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晉主患之。那時秦寧節度使桑維翰，聽得此說，密地使人上疏來諫。晉王疏曰：

『臣維翰竊謂善兵者撫幾而發，不善戰者彼己不量。伏惟皇帝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不可負也。今重榮恃勇輕敵，吐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觀契丹士馬精強，戰勝攻取，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牛馬蕃息，國無天災，此未可與敵也。且中國新敗，士氣雕沮；又和親既絕，則當發兵守塞，兵少則不可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奔走，鎮定之地，無復遺民。今天下粗安，蒸民困弊，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隙，而自啓釁端，

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議者以歲輸繒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禍結，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武吏功臣，過求姑息，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必成矣。況鄴都富強，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乞陛下略加巡幸，以杜姦謀。冒昧謹言，伏取勅旨。天福六年六月日，泰寧軍節度使 桑維翰謹疏。」

是時，劉知遠爲鄴都留守，赴闕稟議，正在東京，亦勸晉主不可輕啓兵端。晉主猶豫未決，忽得桑維翰疏，大喜，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桑公所上表疏，如醉夢中忽然醒覺也。」晉主召劉知遠問計，因謂知遠曰：「安重榮跋扈，朝廷思有以制之。北京留守，非卿不可。浼卿一行，爲朕鎮撫其民，陰以制之。」知遠遂行。八月，晉主至鄴都降詔諭安重榮，詔曰：

「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吾尚不敢忘契丹之德，爾乃忘之耶？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鎮拒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毋取後悔。」

重榮得詔愈驕慢，聽得山南東道節度使 安從進有反謀，密地遣使與之通謀，結爲外援。十月，劉知

遠遣親將郭威、賈詔、招誘吐谷渾酋長白承福，欲使之叛安重榮來歸朝廷。威謂知遠曰：『虜惟利是嗜，安鐵胡止以袍袴賜之，今欲其來朝，必重賂乃可致耳。』知遠出府庫金一百兩，緋二百疋，使威賂以賂之。詔曰：

『大晉皇帝詔諭吐谷渾酋長白承福等：朝廷已割爾曹隸契丹，爾曹當自安部落。今乃南來助安重榮爲逆，重榮已爲天下所棄，朝夕敗亡。爾曹宜早從化，勿俟臨之以兵，南北無歸，悔無及矣。』

白承福得詔大懼，帥衆來歸知遠。知遠處之於太原、嵐石之間，表聞於朝，使白承福領大同節度使，收承福精騎以隸知遠麾下。達勒、契苾聞之，亦叛安重榮歸晉。重榮之謀稍沮。初，晉主離汴州時分，和凝奏曰：『車駕已行，安從進必反。請密留空名宣勅十數通，付留守鄭王重貴。萬一有變，則書填諸將名目遣擊之。』十一月，安從進舉兵反。鄭王重貴遣高行周、宋彥筠、張從恩等伐之。安重榮聽得安從進反叛，召集境內飢民數萬，南向鄴都，託言入朝。晉主聞之，以杜重威爲詔討使，在宗城西南與重榮戰。重榮敗走，還城自守。晉兵戰及凍餓死者二萬餘人。天福七年正月，鎮州牙將從西郭

水：門導官軍入城，殺守陴民二萬人，執安重榮斬之。晉主函安重榮首送契丹，卑辭遜謝。契丹因晉主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晉主憂憤成疾。一旦，馮道獨對，晉主命幼子重睿出拜道，又令宦者抱重睿納道懷中，欲使道輔立之。六月，晉主殂，道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曰：『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爲嗣。是日，齊王重貴於樞前卽皇帝位。初，晉主有疾，亟召劉知遠入朝，欲托知遠輔政。重貴寢其命，不遣使宣召。由此知遠怨望新主重貴。八月，高行周圍襄州，奉國軍都虞候王清與指揮使劉詞，帥衆攻拔襄州。安從進舉族自焚死。且說晉主初卽位，大臣議奉表稱臣，遣使命詣契丹主告哀。景延廣曰：『致書稱孫是矣，奉表稱臣，其禮太過。』李崧力爭之曰：『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胄與契丹交戰，悔無及矣。』延廣固爭，馮道持兩可之說。晉主卒從延廣的議，致書不稱臣而稱孫。契丹主大怒，遣使命責讓。景延廣對使者復以不遜語激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請於契丹，欲代晉爲帝，屢勸誘契丹，與兵伐晉。八月，晉主聽得延壽有反謀，亟還東京。然尙與契丹往來，問遺無虛月。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使喬榮做回國使，往來販易。晉就大梁置邸居之。九月，景延廣說晉主曰：『契丹之使在晉，販易者皆殺之，將回國使喬榮囚之於獄，拘

收其寶貨。一時在朝大臣，皆言契丹不可負。乃赦喬榮，慰諭而使歸契丹。榮臨行入辭景延廣，延廣大言曰：『爾歸告汝主，先帝爲北朝所立，故奉表稱臣。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屈身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爲鄰稱孫可也，萬無稱臣之理。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可以相待。翁若輕舉，萬一爲孫所敗，取笑天下，悔何及矣。』喬榮乃詐言：『公之言語頗多，怕有遺忘，願以紙墨書之。』延廣命吏悉寫所說的言語授喬榮。榮以呈契丹，契丹主大怒，決意舉兵。晉使之在契丹者，契丹皆殺之。劉知遠是時鎮河東，知延廣必虛言召禍，但募兵增置十餘軍，爲之守備。十月，晉主立其叔母馮氏爲皇后。初，高祖將馬三百疋，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十二月，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怒，遣使命將玉帶御馬金帛賂契丹主，謂契丹曰：『晉境大饑，乘此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從史契丹伐晉。契丹主乃揀精兵五萬，使趙延壽統率，與之約曰：『若得中國，立汝爲帝。』延壽信之，聞命卽帥軍就道。是歲，晉境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竹木葉皆盡；兼是朝廷搜括民穀，督責嚴急，有坐匿穀抵死者，縣官往往納印自劾去；民之餓死者數十萬口，流亡不可勝數。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前鋒將趙延壽、趙延照，將兵入寇貝州。在先，朝廷謂貝州水陸要衝，多聚芻糧，爲大軍數十年之

儲。契丹主自攻貝州，權知州事吳玘戰敗赴井死。晉主遣高行周做都部署，與符彥卿、皇甫遇等師衆禦之。唐主將兵屯澶州，遣使奉書遺契丹，恰契丹諸軍在鄴都下營，使者不得達而返。晉主宣景延廣爲御營使，晉主方離東京，契丹兵已到黎陽。晉主軍屯澶州，契丹主軍屯元城。契丹又分遣偉王統帥軍馬寇太原，宣授劉知遠與白承福會合兵馬禦之。偉王在秀容田地裏與劉知遠會戰，被劉知遠殺了。偉王契丹聽得偉王已死，一夕遁去。二月，博州刺史周儒降契丹。晉主命石贊守麻家口，自再築守馬家口。周儒引契丹主之弟名麻答的，從馬家口渡河，在東岸下營，攻打鄆州北津，待與楊光遠會合兵馬。晉主差李守貞、皇甫遇、梁漢璋、薛懷讓等，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並進。那時，高行周、符彥卿、石公霸等，統帥大兵，在戚城田地下營。契丹主進軍，將戚城圍了。晉主自將馬步軍二萬人解圍。契丹遣步軍萬餘人築壘屯河西，諸軍渡河未盡，晉軍迫之，契丹退走。晉軍乘勝追擊，契丹大敗，溺河而死者數千人，俘斬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定難軍節度使李彝殷與諸將佐謀曰：「契丹舉兵伐晉，內必空虛，莫若帥精兵侵契丹之境，彼有內顧之憂，可以少紓晉國之難。」諸將曰：「元帥之言是也。」即日帥騎兵三萬攻掠契丹境內，契丹伴棄元城而去，却就古頓丘城田地。

多設馬軍藏伏，以俟晉軍來追，合兵掩殺。晉軍因霖雨不止，更不追擊。契丹人馬飢疲，趙延壽謂晉主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就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橋，則大事成矣。』三月朔日，契丹主自將十餘萬衆，屯於澶州城北。高行周跳馬出戰，自午至晡，彼此各有勝敗。契丹主自將精兵當中軍而來，晉主亦自將精兵出陣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責讓楊光遠曰：『您道晉兵半已餒死，今何其多也？』自以精騎左右畧陣。晉兵按甲不動，萬弩齊發，飛箭如雨，契丹稍稍退却；昏黃時分，全軍引去。晉籍鄉兵，每七戶共出兵器資一夫，號曰武定軍。四月，晉主命高行周留鎮澶州，遂歸大梁。朝廷因契丹入寇，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使者請曰：『民不從命，則將若何？』晉主曰：『朕封劍授汝，不用命者先斬而後奏。』以此吏卒攜鎖、械、刀、杖，入民家督趣，急如星火，求死無地，百姓驚擾，皆不聊生。八月，桑維翰再秉朝政，以劉知遠爲行營都統，杜威爲招討使，督帥十三節度使，以備契丹。十二月，李守貞圍青州，城中食盡，餓死者大半，契丹援兵不至，楊光遠遙望契丹田地，稽首拜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楊承勳勸光遠降，冀保全家族。光遠曰：『咱從契丹，尚有全生之理，若降晉主，誰保無族滅之誅乎？』承勳怒，歸怨於判官丘濬。

勸光遠之叛，將丘濬斬了，送其首級於李守貞軍前，縱火大譟，劫其父光遠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受守貞軍。閏月，朝廷以楊光遠罪大，而承勳歸命，難於顯誅，命守貞以便宜從事。守貞乃遣人拉殺楊光遠，詐稱病死，授其子承勳爲汝州防禦使。十二月，契丹復大舉入寇，趙延壽爲向導，引兵先至邢州。晉主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鄴都。契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開運二年正月，晉主詔趙在禮還兵屯澶州，馬全節還屯鄴都；又遣張彥澤屯黎陽，景延廣守胡梁渡。契丹寇邢州、洛州、磁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以部兵陳於相州、安陽、水南岸。皇甫遇、慕容彥超等，將數千騎前覘契丹動息，至鄴都與契丹數萬相遇。皇甫遇、慕容彥超等，且戰且卻，行至榆林店，契丹大軍猝至，二將私自謀曰：『咱輩今走，死無所矣。』乃止駐，布一個員陣，自午至未，力戰百餘合，殺傷甚衆。皇甫遇馬戰死，步戰數合，其僕杜知敏下馬以所乘之馬與遇騎坐，戰稍定，回顧知敏，已爲契丹擒去。遇曰：『知敏義士，救人於急，不可棄也。』與慕容彥超躍馬突入契丹陣，挾取知敏以歸。俄而契丹再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當效死以報國耳。』日已向暮，張從恩、馬全節、安

審琦等，在安陽驚怪皇甫遇等，覘兵不歸。審琦自將所部馬軍一千餘人救援。從恩曰：『虜衆猥至，盡吾軍恐不足以當之，公輕身而往，徒餒肉虎口耳。』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死王事。』設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咱有何面目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引去，遇與彥超等乃得還。有契丹軍來降者，謂馬全節曰：『契丹兵馬不多，宜乘其散歸部落，大舉徑襲幽州，可以大獲。』晉主徵兵諸道，下詔親征，是日離大梁。契丹遣羸弱之卒，騎牛羊過祁州城下，刺史沈斌出兵擊之。契丹帥精騎奪其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引契丹急攻之，斌在城上，延壽綽馬在陣前招誘沈斌，謂之曰：『契丹大國傾國而來，使君會事之時，早來歸降，萬一不降，城陷食盡，又將安歸？』斌厲聲答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庭，忍帥犬羊之醜，以殘父母之邦，不自愧耻，反有驕色，何也？』沈斌弓折矢盡，終爲國家效死耳，肯效侍中所爲耶？明日，城陷，斌自刎死。三月，杜威等帥諸軍會於定州，進攻契丹，復秦州，獲契丹兵二千人。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還至虎北口，聞晉取秦州，復擁衆南向，約八萬餘騎，來夕當至。』杜威憂懼，退至陽城。契丹兵大至，晉軍與之決戰，契丹稍退卻，踰白溝而去。晉軍見契丹已退，旋欲結陣，契丹軍馬如山，四邊圍合，諸軍力戰拒之，人馬飢乏，行至地

名白園衛村，各埋鹿角爲行寨。契丹引軍圍之數重，又出奇兵出寨後，斷絕晉軍糧道。晉軍營中掘井輒崩，人馬俱渴。忽大風從東北起，至曙，風轉甚。契丹主坐奚車中，命鐵鶴軍下馬拔晉軍鹿角，突入寨，奮短兵與晉軍合鬪。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曰：『諸招討使何不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鬪者取勝，此風乃天之所以助我也。若俟風止，我軍見契丹之盛，必奪其氣，吾屬爲所虜耳。』卽厲聲大呼曰：『諸軍齊力擊賊。』謂杜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帥中軍死戰，馬軍排陣使張彥澤亦欲俟風回與戰。右廂副使藥元福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爲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乘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都排陣使苻彥卿曰：『就使束手就擒，莫若捐軀徇國。』乃與彥澤、元福、皇甫遇等，帥精騎出西門迎戰，諸將接踵而至。契丹稍退卻，風勢轉盛，日晝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人橫擊契丹，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山崩。守貞下令，喚步軍盡拔去鹿角出鬪，馬步軍並進，趕散二十余里。契丹部下鐵鶴軍旣已下馬，倉皇不能復上馬，委棄馬足器械蔽地。契丹主乘着奚車急走十餘里，追兵急奔，得橐駝一疋騎之以走。諸將請乘勝急追，杜威、楊言曰：『逢賊幸

不死耳，更窮追之耶？」李守貞曰：「人馬俱渴，暴得水，足弱，難以追賊，不如且退。」於是收軍退保定州。契丹主大敗，奔至幽州，收拾潰軍，以軍失利，杖其酋長各數百。諸軍既歸，晉主亦還大梁。六月，晉主將視朝，忽有小殿直奏道：「御榻上有一老狐拱坐於上。」晉主意下不樂，喚殿前宿衛將軍挾弓矢來，喝令射中老狐的賞黃金二十兩。數箭競發，老狐逐一將箭綽了，回射一箭，擲自晉主衣袂。被打捕司牽得獵犬至，狐且徐徐退走，旁若無人。是日，晉主爲之罷朝。次日，有桑維翰執笏跪奏：「狐升御座，不祥之兆。契丹以不得志而去，歸圖再舉，其謀必不可測。莫若卑辭下禮，遣使通和，庶兩國休兵，生靈免塗炭之禍，惟陛下留意！」晉主曰：「朕終夜不寐，亦思及此。」聽卿所奏，如喚醒迷塗。您決意與大臣議遣使者，得兩下休和，安邊息民，皆卿之力也。」桑維翰令學士院草表，表文曰：

『晉國皇帝孫石重貴謹遣使馮子金賫表一通，上奏契丹大國祖皇帝陛下：『晉之得國，實荷大朝福蔭，得至今日。往者，姦臣趙德鈞父子，構結姦謀，睽間大國，使祖皇帝親帥大軍，問罪小國，連年兵燹，生靈肝膽塗地，祖皇帝知之，必垂哀憫。今遣使奉表大朝，請修先皇帝舊年和好，使兩國休兵息民，誓修姪孫事祖之禮，不敢廢慢。皇天后土，實聞此言。少渝此盟，先皇帝在天』

之靈，必不恕也。伏惟勅旨！晉國皇帝表。」

契丹主得表，踞坐怒罵馮子金，謂晉朝負盟，卻得述律太后謂契丹主曰：「使漢人爲胡主可乎？」契丹主曰：『不可。』太后曰：『您何故欲爲漢主？』契丹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您今便得漢地，亦不能爲若主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兒怎得一餉安眠？自古但聞漢和蕃，不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卑辭下禮，我亦何惜與和？』契丹主宴待馮子金，詔曰：『您傳示大晉皇帝道：咱可憐見石郎小心，不欲絕他宗祀。通和之請，怎不可從？但得景延廣、桑維翰二公來面訂盟約，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矣。』使者歸致命，晉主道：『契丹主語有忿怒，料其無和意。』遂不遣景、桑二公北行。初，高……因遣胡僧名機囉的來與晉高祖敬瑭約曰：『渤海我婚……爲契丹所虜，請與朝廷共擊之。』高祖與契丹和好甚……不報。及晉主卽位，機囉復來言高麗國主之意。晉……契丹東邊以分其兵勢，會建死，其孩兒名武的復上表告哀。十一月，晉主以武爲高麗王，遣通事舍人郭仁遇奉使，約高麗共擊契丹。仁遇使回，具言：『高麗之兵脆弱，機囉之言誇誕，說謊的言語也，不可信從。』開運三年四月，王令溫代替馮暉。

守靈州，不存撫羌胡，羌胡怨叛，党項羌會長拓跋彥超，與石存也厮褒三族，共舉兵攻靈州。由是党項之部族，亦倡亂矣。定州管下西北有狼山，其土人就山上築堡以避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名孫深意的，在堡上住坐，以妖術惑衆，遠近信奉之甚謹。中山人孫方簡，與其弟孫行友，自稱是深意的姪孫，奉事甚謹。深意既死，方簡嗣行其術，稱深意坐化，事之如生，其徒日多。會晉與契丹絕好，北邊寇盜充斥，方簡兄弟因帥鄉里豪健，據寺自保。契丹入寇，方簡帥衆邀擊，獲其輜重器械，土人多挈家小往依之，遂相聚爲盜。乃歸款朝廷，朝廷亦資其禦寇，署東北招收指揮使。方簡邀求不已，少不副所求，乃舉寨降附契丹，爲之向導入寇。那時，河北大饑，民之饑死者以萬數。天雄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方簡執延翰獻於契丹。延翰逃歸，言孫方簡欲乘中國凶饑，引契丹入寇，請晉朝早爲之備。六月，定州言契丹勒兵壓境，詔以李守貞爲都部署，將兵禦之。是時，李彥韜方用事，蔑視李守貞，守貞恨之。適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李崧信之，命杜威致書與延壽，許賂以厚利。延壽復書，乞發大軍應接，辭旨懇密，朝廷欣然，復遣人詣延壽，與爲期約。契丹主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遣樂壽監軍王欽書，請舉城內附。詔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輕騎襲之，欽願爲內應。契丹主已歸

牙帳，奈地遠阻水，不能救也。王巽與杜威屢奏瀛莫乘此可取。馮玉、李崧以爲信，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劉延祚。晉主將北征，議以杜威爲都招討使，以守貞爲副。趙瑩私與馮玉曰：「杜公國戚，貴爲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快快，豈可復以兵權假之？若必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爲愈也。」晉主不從。十月，下勅榜云：榜曰：

『大晉專發大軍，往平黠虜，先收瀛莫，安定關南；次復燕蘇，蓋平塞北。有能擒獲虜主者，除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疋，銀萬兩。』

時自六月積雨，至是未出，軍行及饋遺者甚難。契丹主大舉入寇……州。杜威等聞之，自冀、貝而南以禦之。張彥澤時在恒州，引兵與杜威會合，言契丹可破。威等乃復趨恒州，以彥澤爲先鋒，與契丹夾滹沱河下營。契丹恐晉軍急渡滹沱河與恒州合勢，議行兵還。及聽得晉軍築壘爲持久固守之計，遂不去。磁州刺史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煙火相望，但多以三股本置水中，積薪布土於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內外合勢，虜必逃遁。」諸將皆喜曰：「李刺史之言是也。」獨杜威謂此策不可用。杜威謂李穀曰：「差委您去督辦懷、滑州。」

軍糧，好生辦事。穀領命而去。被契丹大軍當晉之前，密地遣其將蕭翰帥百餘騎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蕭翰捉獲晉民之樵采的及百姓每，皆被他用墨點其面曰：『奉勅不殺。』縱之使歸。運糧民丁在路遇之，皆棄軍驚潰。十二月，李穀自書密表，奏言大軍危急之勢，請幸滑州，及請發守澶州、河陽以備衝突。開封府尹桑維翰見國家危在旦夕，求見面陳守備之策。那時，晉主方在苑中調鷹，辭不得見。又請執政言之，執政互爭可否。維翰退謂親眷曰：『晉氏不血食矣！』晉主欲自帥大軍北征，李彥韜諫曰：『陛下親征，誰與守社稷耶？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自愛者重也。願陛下深居內禁，不可親臨矢石之間。』晉主乃詔高行周、符彥卿共戍澶州，景延廣戍河陽。是時有指揮使王清與杜威言曰：『請以步軍二千人爲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倘得入恒州，則無憂矣。』威乃許。王清與宋彥筠俱進。清與契丹合戰，勢甚壯銳。契丹佯敗，清與彥筠趕殺。彥筠敗走，清獨帥麾下軍力戰，屢請救於杜威，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咱每勝敗，咱困急已甚，更無一人救援，想有歹心。咱每但當以死報國耳。』至暮力戰不息。契丹又出新軍繼之。清與麾下皆戰死殆盡。由此諸軍畏懼不敢出戰。契丹遠遠地將諸軍環遠，晉軍營寨軍中食盡，杜威與李守

真、宋彥筠等商議，待欲降附契丹。議論已定了，威背後使心腹的人，詣契丹牙帳，請事成後邀求重賞。契丹主給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雖得晉國，他每不足爲中原主。汝果降附，當以汝爲帝。』威得這言語，心中大喜，密地令書記草降表，伏了甲士，却召諸將議事。諸將聞命，將謂有軍期的文字商議，皆來聽候。威乃出降表示諸將，令各署名。諸將駭愕聽命，令軍士出陳於外，軍士踊躍，道威將令出戰。威親出諭諸軍曰：『今食盡塗窮，當與汝曹共尋生路。』因命解甲倒戈，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杜威共李守貞仍於衆中揚言：主上失德，信任姦邪，猜忌於已，聞者莫不怒目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穿赭黃袍，至晉降軍營，慰撫士卒。又將赭黃袍令杜威穿着，蓋契丹先給威爲帝，故以此戲弄杜威也。杜威爲向道，引契丹主到恒州城下。順國節度使王周亦出降。契丹主以孫方簡爲義武節度使，麻答爲安國節度使。張礪言於契丹主曰：『今大遼已得天下，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爲之，不宜參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天下，又將失之。』契丹主曰：『南北參用，所以爲長久計也。』契丹主引兵南下，杜威將所部軍以從。遣張彥澤將馬軍二千人爲先鋒，進取大梁，授通事傅住兒爲都監。契丹主又欲遣皇甫遇先入大梁，遇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爲晉

將相，兵敗既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行至地名平棘，謂從行者曰：「吾不食數日矣，何面目復根虜主南下？」遂自扼其吭而死。張彥澤受契丹主的分付，倍道疾驅，乘夜度白馬津。晉主聽得彥澤軍至，急忙召李崧、馮玉、李彥韜等入禁中議事，欲詔劉知遠發大兵入援。次早，張彥澤從封丘門斫門闕而入，城中皇皇。晉主在宮中自放火攔劍，驅宮人赴火，偶爲親軍將薛超拖住。少頃，張彥澤傳契丹主與述律太后書，慰撫晉主，晉主乃滅火與后妃相向哭泣，疾忙召范質草降表，表云：

「孫男臣石重貴禍至神感，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面縛待罪。遣男臣石延煦、延寶奉傳國寶出迎。」

那時，張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傳住兒令晉主待罪軍前，自稱望父哀憐，少寬斧鉞之誅。張彥澤引晉主等至契丹主帳前，宣契丹命云：「欽奉大遼皇帝聖旨，令石重貴脫却黃袍，穿着素衫，拜受詔命。」左右皆掩面垂泣。忽有使者宣召張彥澤議事，彥澤微笑不應。宣契丹主命，召桑維翰、景延廣、維翰行至天街，遇着李崧，駐馬相語。忽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曰：「請相公赴侍衛司。」維翰知不………反令維翰就死何邪？………

……曰：『今日事已至此，公有何……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爲負恩至此？予有何言？所欠者爲先帝一死耳！』彥澤無以應，喝令鎖着，差兵監守。彥澤縱兵大掠京城二日，都城爲之一空。彥澤自矜誇有功，旗幟上皆寫着赤心爲主四字。彥澤在晉時，素與閻門便高勳不叶，徑殺勳叔父及勳的弟。中書舍人李濤曰：『與其死於溝壑，不若死於彥澤之手。』乃投刺，題曰：『上疏請殺太尉仇人李濤，謹來請死。』攜刺往謁彥澤。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怕死否？』濤曰：『濤今日之怕死，亦如足下去年之怕也。向使高祖信濤的說，安有今日之禍？』彥澤大笑，酌酒飲濤。濤引滿酌之而去，旁若無人。彥澤將晉主重貴移住開封府，頃刻不得少留。晉主命悉收內庫金珠，彥澤道：『此物乃大遼皇帝所得亡國新俘的物，不得藏匿。』晉主悉歸彥澤，不敢帶行。彥澤遣指揮使李筠將兵監守內外，音問不得通。馮玉求自送傳國寶，冀契丹主任用之。晉皇子廷煦之母有姿色，彥澤使人取之以侍寢，殺桑維翰，將帶縛維翰頸上，誑契丹主曰：『維翰怕死自縊而死。』高行周、符彥卿皆詣契丹降。契丹主責之曰：『您記得陽城所殺時事否？』彥卿曰：『臣當時惟知有晉主，不知有大國。今日死生惟命。』契丹主笑而赦之。契丹主賜晉主手詔云：

『大遼皇帝與石重貴孫勿憂煩，須教您有噉飯之所，進入傳國的寶非真，咱何得相誑，可將真的獻來。』

晉主重貴奏云：『頃王從珂自焚，舊傳國寶不知所在，此寶先帝所爲，非相誑。』有司議欲使晉主銜壁牽羊，大臣輿觀迎於郊外。契丹主曰：『吾遣奇兵取大梁，非受降也，不許用降禮見。』又詔晉文武羣僚，一切如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遣兵催督河陽捕景延廣。契丹主到封丘，景延廣馳驛至。契丹主詰責之曰：『致兩國失歡，皆您所爲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喬榮與延廣對辨。延廣初不服，榮出片紙書所記語示之，乃服罪請死。契丹以十事詰責延廣，每服一事則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契丹主叱鎖之，將送之歸國。中夜自引手扼吭而死。天福十二年正月初一日，百官送晉主重貴於城北，百官乃易服紗帽，迎契丹主，伏路側請罪。契丹主命起，復撫慰之。晉主重貴與太后迎於封丘門外，契丹主辭不見，徑躍馬入城，百姓皆驚走。契丹主遣通事諭旨云：『咱亦人也，汝曹休怕，會當使您每蘇息。咱無心南來，漢軍引咱至此耳。』至明德門拜而後入。日暮復出，屯於赤岡。高勳訴張彥澤殺其家人，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喝令兵鎖着彥澤。百姓爭投牒訟彥澤罪，遂遣人押張

彥澤與傅住兒赴北市斬了，仍命高勳監殺。彥澤所殺士大夫的子孫，皆衰絰執杖號哭詬罵，舉杖扑之。高勳命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燂其肉而食。契丹差軍防護，景延廣歸契丹，行至陳橋止宿，延廣扼吭而死。契丹主將管主石重貴及其家人，遷徙封禪寺住坐，以兵圍守甚嚴。下詔封重貴爲負義侯，徙居黃龍府。那時雨雪凍餒，太后使人謂封禪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耶？』僧云：『虜意難測，不敢獻食。』晉主密求於守者，乃稍得食。契丹主是日引兵入宮，諸門皆用契丹守衛，殺犬懸羊於門，謂之厭勝術。契丹主謂晉羣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繇省役，天下太平矣。』令去胡服，改用中國衣冠。宣李崧爲樞密使，馮道爲太傅。諸藩鎮皆詣契丹降附焉。詩曰：

衣到弊時生蟣蝨；

肉從腐後長虫蛆。

向非叛將爲毆役，

安得強胡敢覬覦？

桀犬吠堯甘負主，

失身事虜作戎奴。

君看彥澤、趙延壽，

國破家亡族亦誅。

新編五代漢史平話目錄

卷之上

劉知遠本沙陀部屬。

母蘇氏告狀改嫁。

劉知遠文身。

劉知遠賭輸錢。

劉知遠借宿李長者莊上。

李敬儒收劉知遠養馬。

李敬儒招劉知遠爲女婿。

劉知遠去太原投軍。

石敬瑭爲河東節度。

劉知遠七歲喪父。

蘇氏帶劉知遠嫁慕容三郎。

慕容三郎使劉知遠納糧。

劉知遠要投軍。

李敬儒得異夢。

見劉知遠有異相。

知遠被兩舅侮。

知遠與石敬瑭結爲兄弟。

劉知遠跟石敬瑭往河東。

劉知遠勸石敬瑭據河東。

劉知遠爲北京留守。

劉知遠自到孟石村探妻。

劉知遠見李敬業。

知遠趕回行司。

知遠坐李長者廳上。

知遠責罵兩舅。

洪信兄弟得叔父赦免。

知遠令郭威招誘吐谷渾。

知遠按兵不動。

遣郭威圖白承福。

劉知遠出兵迎奪晉主。

敬瑭稱帝。授知遠爲平章。

軍卒報劉承義娘子消息。

知遠粧做打草人。

知遠見三娘子。

知遠統軍到孟石村。

喚三娘子拜受夫人宣命。

要斬兩舅李洪信洪義。

知遠帶取夫人回府。

晉主重賞詔知遠伐契丹。

郭威勸知遠據守河東。

郭威勸知遠乘時進兵。

卷之下

劉知遠卽皇帝位，國號漢。

漢主至洛陽。

漢主入大梁。

漢主親幸澶魏勞軍。

宣授杜重威爲太傅。

宣馮道爲太師。

召郭威入受顧命。

郭威秘不發喪。

皇子承祐卽位。

趙思綰據城叛。

鳳翔王景崇叛。

武行德降劉知遠。

殺許王從益母子。

麻答將兵北遁。

杜重威降漢。

趙匡贊侯益俱入朝。

漢主疾篤。

漢主殂。

郭威殺杜重威。

史弘肇加侍中。

李守貞舉兵叛。

漢主命郭威收三鎮。

郭威築長圍圍河中。

房衍破伏虎陣，守貞大敗。

唐主使李金全救河中。

趙暉詐蜀軍誘王景崇。

趙暉告急於郭都督。

李守貞遣王繼勳襲漢柵。

王繼勳帥衆降漢。

趙思綰奉表降漢。

郭威歸大梁。

王景崇赴火焚死。

郭威入朝自訴。

澶州軍反。

李守貞排伏虎陣。

李守貞求救於唐主。

趙暉將兵攻鳳翔。

蜀遣安思謙救王景崇。

郭都督自統兵救趙暉。

劉詞殺退王繼勳。

李守貞赴火自焚。

郭威使王峻殺趙思綰。

奏請推恩大臣諸藩鎮。

李業謀殺郭威。

漢主爲亂軍所殺。

推戴郭威爲帝。